國史　十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 (10)
函號 150 22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五二八九 號
一三 冊
一五〇 函
六 架

國史

五十八之六十

内タ
八三十

五七五六番

明治十三年購求

雜史

本多大久保傳第三十三　巻五十八

本多正信岡崎鷹師也弟曰正重兄弟並好謀而勇親鸞乱叛從酒井忠尚參公後盡赦將吏作乱者復其田宅而以正信正重爲始首扇動衆遂出參多聞城主松永久秀見正信大賞之曰參人咸矜勇不知天下事唯子不剛不柔所言非凡所知也唯公復忠用正信駿府令板倉勝重曰必欲用之臣知其所居請爲公召之於是兄弟復見參既（公于堺參公長驅東歸館于多羅尾氏正信使林氏兵百餘人焚薪于木津川上以待參公以故奴々皆後不得發）正重去事織田信忠前田利家蒲生氏郷所如陥陣潰圍著名諸侯々々久之秀吉欲見正信々々至自參諸増田長盛々々留与

引馬文庫

詣至夜将出燭而舎人執事者労之明日去帰参竟
不止見秀吉〻〻大奇之曰果知所聞小田原平封
聴南常居中画策相得日悦益食二万石為佐渡守
先時江戸挟隘於是擴廓百度新立正信所草定特
多秀吉甍三成等害公之為政掫其黨欲作難正信
適献計如伏見細川忠興曰三成黨謀決澱水灌公
之第請如大津避其害大津侯故事公〻乃問正信
計策正信曰不可夫忠興知避害而不知避害之為
害大抵物之勢一誅不可復伸諸侯観我避三成大
津必去我而適三成今之計莫若陽為不知陰為之

備三成之黨雖衆無適發難者既諸侯相聚欲誅三
成三成大窘計非公無削諸侯踵門自帰于公咸曰
必殺之毋貽後害正信曰是夫也苦心焦膽欲加禍
于我因諸侯之同心帰我未能縦其毒今因其自帰
而誅之固易耳然未有罪悪顕于天下以私怨誅之
益疑衆心且諸侯所以争事公者不過畏三成之讒
已抑已貶已傷已害已也公若誅三成亦各為所欲
為不肎久俛首事人公頷抑其権而従其欲釋其死
而遺其患諸侯畏復出報前之怨所重常在公〻曰
善晃三成奉行遣沢山見浅野長政上杉景勝与公

備前好會長束正家增田長盛言加侯將加害于公
正信曰頃者多流言迷惑莫知所底加侯恐不如人
言假令若有疾首蹙頞于我而欲共蘊之心宜掩覆
如無知之而示天下以寛無不容諸侯与公益堅加
侯獨何能爲公撫掌大笑曰子者非夫何其言之与
我相適止不伐加長盛等謀不行而加侯質母成平
至三成作乱言公遣帰諸侯井伊直政非之公両用
其策引兵南使世子城宇都宮公方憲真田昌幸乱
信州欲使世子急西而畏會津兵南下問計正信〻
〻時方帰江戸謁軍食使秋元長朝會津内私告所
善會津相兼續以情而托少子政重于兼續曰子不
聞我公之言乎諸侯雖不出軍佐我無擾我後候我
出者雖誅三成不加兵其国三成不斂我公嬰兒能
知之敗在旬月之間惟君熟計策將安出兼續故怨
山形背約欲伐之不楽南出見長朝大喜曰走不死
期不窺関東公乃遣正信宇都宮奉世子伐上田既
賜書世子會軍于尾濃之間世子引兵西會誅三成
天下皆帰于徳川氏赦強罷若前若徒及封列侯宗
室功臣咸与正信定之又与内藤正成掌関東租賦
久之天壽主適阪正信諸傳姆曰備勝妄以適者重

国之無嗣也夫婦妬娟而乱室家自古無不有也上
方憂豊公無兄弟主勿得専内之嗣如有所悦雖卑
進御無得阻隔主不従子之言相聞無隠于上秀頼
以是与主不相中而多内寵神祖老于駿留正信及
大久保忠隣輔徳祖為知政事如故以正信子上野
介正純為知政事居駿天下之事咸決父子之手雖
足利氏時頼之父子之盛不能過也然其為人所愛
畏有衰日盾日之分上嘗怒郎中伏不能起正信見
上盛怒為上責數如無容徐數父兄之労曰而為人
之子不能負荷上必不貰汝上聞之釋然罷正信在

側雖有過失無見屬吏常深畏盛満之禍謹慎不以
貴驕人召増封邑固辞不受臣老不任軍行邑多無
所用上曰我亦非徒君以此養士也欲得甘美養子
之年曰列侯宗室以臣年老為上所重饋餉臣日無
虚日何養之不足它日袖壺置諸上前上莞爾曰我
不如也神祖賞言事者以上書観正信々々曰如此
何賞神祖曰我非曰所言善也曰言事善也欲以勧
後正信出諸正純々々問誰正信作色曰汝何問其
人而憂其以才地自任正純竟以是敗徳祖初正信
上書陳治要七條蓋時宿儒藤原粛所草也徳祖善

之是時諸侯朝見留江都驕楽無度徳祖欲禁之正
信曰不可天下雖服豊臣氏仍幟未可謂帰于一方
今之時要在懐諸侯々々不遠千里争趨闕下者非
専畏威懐徳彼各僻處無音楽夫耽佳冶之好日々
思楽朝江都縦所欲為也今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
彼将苦千里之途倦時月之久怏々求使于事非国
家之福也慶長五年福島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為
藝侯扈下益甚神祖曰諸侯傲之天下復乱欲下吏
驗治正信曰不可今諸侯大抵率一体之人也見正
則就囚而不知其罪悪日加必将恊々然自危曰非

它夫以新造之天下臨自危之諸侯則必不安乎正
則悛何望不悛而後誅之諸侯明知其不可寛雖弃
歳之後何患之有且善々悪々人情無不有也諸侯
孰復傲之正則竟不悛元和初以正信言廃正則江
都令内藤清成青山忠成能吏也神祖擺見二子歸
（閑二千縦使為之）
縄于野大怒曰上厭我亟擾民乎必欲寘之死徳祖
恐不可言因後宮阿茶等請之不解問諸正信々々
曰太上多子而上獨得位者以承順無忤也今太上
老不可惜二尹而傷其意以不忤得之以得忤之非
孝也臣請為上適見見神祖憯然泣下伏請臣願得

養老駿府唯上活臣神祖驚問其故曰頃者二尹得
罪野郤上必欲誅之臣以為能吏也罪不至死爭之
莫能得二吏必死矣臣惟上為政異于前臣老失事
一旦有過恐復比二吏唯太上活臣神祖即使〻赦
二子父子雖天性為相弥縫此類也十四年酒井忠
世以家世青山成重以外戚為知政事十七年成瀬
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以剛強精辨為駿知政事
領各公子傅其明年青山成重坐大久保長安事免
十九年伐阪徳祖恐後駕使行正信設守備令軍曰
諸老將奉長孫居守衆十倍于阪請軍無憂妻子督

本多忠純松平忠昌立花宗茂立花直次前田利孝
日根野吉明岡部宣勝藤田信吉菅谷範貞秋元長
朝秋元泰朝那須由利津金芦田兵居中軍後明年
父子復從軍正信季子忠純松平忠昌立花宗茂立
花直次前田利孝日根野吉明秋元泰朝菅谷範貞
由利津金芦田兵屬于正信忠純戰斬二百十七級
封榎本侯正信緩帯蒲輿從上後後軍怨大擾正信
令軍唯進勿顧後勝于前則後自定阪軍果敗是年
帰致仕正信質撲不飾對上如參時交臂膝不自疑
獵東出晝夜侍坐不去列侯功臣人〻自以為得上

之意莫已若也然所深与謀議者外而高虎内而正
信二人耳二祖之密語只父子在側雖執政不敢与
焉臨死諭正純曰我者参鄙人也上不知其不肖致
位于群臣之右身及二子封侯一子捐大国宗族莫
不霑其澤死生無能報也我見前代事君者北條義
時因寵茂君石田三成責友国恩平生毎念之至如
身負其責若聞我言勿驕人勿凌人無辱人下一等
接人則愛于人事于君則獲于君若慎諸又我毎增封
辞不受上常恨之我死必封汝〻必勿受若從我言
子孫永受其福初参遂正信忠隣又忠世并食其妻

子贍之見上称其材可用追忠隣得罪人或曰正信
陥焉神祖遺令盡駿府之藏与三藩正純藏諸久野
百餘万以其餘分与使上不知之因知江都為知政
事与高虎護作光陵至父卒併食其邑封宇都宮侯。
自父死之後益驕御下不以法宇都宮有宮騎七十
卒二百遣使促祖騎卒咸曰臣等以軍事隷公錢穀
非職正純怒分部捕之同日斬之宇都宮上如光陵
之道也正純起館城中複壁鈞天井布蒺藜溝中備
非常恐工匠告人曲折留中不出其妻子以正純誅
之相對而泣宮衛将堀利重前為正純見告失官居

○而正同列不相得及崎負成拒命下書其家曰上不忍〻滅其家家丞等喩使自吾討及崎氏之幸也正純不曰書曰若屬使如其書如何以以臣殺其君論是失国家之大体速遣兵擒滅不過傷十餘人平生養士何為同列終下其書殺自成滅其家正純亦素。

宇都宮使人告奥平忠昌母正純起館不出二匝恐
有邪謀上還自光陵至宇都宮從酒井忠世等五人
自間道夜去松平定綱乗上之輿蔽而行正純不能
自明後病數月稍起視事意怨〻不楽會山形国除
上遣正純与永井直勝發仙臺會津米澤秋田那須
兵收山形使庄内侯適守山形正純將歸報使吏毀
東城宅遣肥後侯取宇都宮伊丹康勝高木家政為
使者因正純由利除其邑十八万石与之五万石正
純不受減之至千石乃受歳餘使〻徙諸大澤正純
子出羽守正勝以乙夘功食万石同又居大澤居十

年所父子咸死尾相正成因与正純交白上留其孫
僅三歳養之長為駿府副留守名正共初神祖以世
子不及関原之戰欲易之正純請誅正信著世子無
過世子聞之遺正純書曰公之德唯死使忠安藤直
次曰世子不以曖昧之諸加顯赫之賞不慊而敗在
其得位之日也誣君不忠陷父不孝天地之際無所
由立初會津相直江兼續無子男上因正信子政重
居會津名為其子對馬守与所妻兼續女相失歸家
久之為加相攸安房守食五万石榎本侯忠純養其
叔子政顯為後政顯有所愛舍人与妾為之妻寛永

末将朝江都至栗橋詣舎人還 榎本採妻来舎人以
為奪之刺殺政顕（壯勇凌人事滝川氏前田氏後）
正重事蒲生氏郷蒙蒲生氏姓為監軍攻岩石氏郷
吹螺 正重曰螺有神特為勇士作聲氏郷銜之有告
正重綱島于国以為軽己發兵圍其宅會江戸使都
築秀綱過其門突圍而入与正重共守氏郷恐併傷
使者釋復其位見秀行時将史争権国将危去如江
都上曰我久不見卿々安在戠待之如初（遺余帰地有司）従関原大
阪軍阪亡後封相馬侯卒子百砲将正貫□□□□
實長阪重吉子也還宮大衛将卒子正行亦々于大衛

将正行子正々永歴宮大衛将元禄初為謁者領祠曹
封万石高野僧拒命令正々永及侍御史高木守養監
察柴田康能發紀和兵捕六百人徙築紫海島憲宗
以為能還参政徙封沼田再造孔廟以副監護作為
知政事侍従益封還世子傳憲宗献代以知政事造
廟楓山後二歳病免立妹之子榊原正武々々卒従
子正矩立為奏者徒田中卒子正珍為奏者二年領
祠曹信宗時拜知政事侍従坐郡上侯免元禄以後
侍中秉権知政事無異能者以功次具位已
大久保忠隣小田原侯忠世子也神祖為参公時代

親鸞徒至上西忠隣年始十歳跪起如成人公異之
曰此兒行成大器興子之宗可居我側与之共歸因
崎為人重厚寡言戰有勇圍掛川叔父忠佐突倒一
人顧忠隣曰而以為功忠隣曰不煩馳斬一人而還
戰姉川本多忠勝部忠隣擊越別將忠隣從十二騎
往擊走之久之公知忠隣持重異他將當擊敵留忠
隣中軍掌旗鼓出望視可擊否忠隣察機縦兵莫不
勝還（使崗越後掌戰後事既越君死）自小牧増之食邑遷駿之後二年用為奉行事
咸決于忠隣無有敗滞其所与善陰戒之曰子之視
事非不辯也然非大臣之体忠隣曰謹承教從是益

默默如不能言者内外尤憚之夫嘗在前喧言公
止之曰忠隣將至子姑止於是称為有文武之畧督
五州軍事父據要鎭子統樞機宗族之盛莫与為比
者天子幸聚樂拜忠隣為治部大輔秀吉知其用事
江戸与之豊臣姓小田原平忠世封小田原忠隣封
羽生父卒徙為小田原侯与故所食合七万石置吏
治相州拜相模守名古屋之役病不能從軍老不奉
法吏恐得罪相謂曰相侯何不来公乃馳驛問病且
曰已便来忠隣至号令立行無敢犯法明年罷為世
子傅如京師関白秀次得罪又秀吉事曰急以為非

神祖莫能免其禍謀公在江戸質世子欲使為請夜
未明使し戒世子食至則留之忠隣曰昧且非饗之
時前公之言謂此矣載以婦人輿如伏見其日擒秀
次秀吉覺忠隣使人陽為自東方来令曰夫人病篤
以世子東帰咸曰白之忠隣曰諾已出使人白之慶
長五年従世子至宇都宮還伐上田幸村拒之伊勢
山忠隣与榊原康政直出其後幸村棄砦帰于上田
遂如大阪是時三成死天下咸帰徳川氏上以世子
不及関原之戦為不肖欲廃世子更視有材者立之
問諸執政大臣正信欲立秀康直政欲立忠吉正信

曰立長順也以武威也莫若結城矣忠隣曰是孰非
上之子亦孰不勇至徳量無測咸不及世子且其立
久人心有繫上頷勿易世子康政曰善従忠隣之言
万世無虞而正信固執前議不移上将許之忠隣前
曰不然方天下未定宜上勇武而不知用也天下已
平宜尚徳量而欲変之臣愚竊患謬矣唯上熟留意
臣之言矣莫謂臣居師傅之位而以臣黨所好而棄
臣之言也人情不能無私無不欲使各所其好封大
国居膏腴之地是何非繫天下万姓也授受大事也
臣雖愚且悖豈挾私其間上若従臣言天下幸甚上

以言切直不憚罷數日復會直政等曰前忠隣言是
唯忠吉善忠隣守正而不怨黙已不立見忠隣与共
結交於是 正信忠隣同為知政事而悪忠隣言前議
世子心不自安德祖継位為子加賀守忠常取與平
信昌女以上之妹之子就其家飲楽封之奇西侯賞
賜盛厚正信愈益害之欲傾之十六年忠常病死憂
傷不能視事少間正信喪少女言国如在朝而日不
以己私廢公事聞者称其有忠而鄙忠隣不能自止
忠常豁達能愛人聞病危訊者相属于路忠常卒子
忠任代為奇西侯幼忠隣失勢正信黨擧不請出江

都者使訊忠常者得罪初忠隣徙封高崎辞不行諸
在榊原康政傳後興相氏鑿渠自函嶺東過小田原
注之海方治長安黨急忠隣前与之大久保氏姓懸
愧多所避甲人馬場忠時居小田原怨不善待之亡
諸正信告忠隣与其壻安房侯謀叛 正信佯驚曰是
非小事上必厚封子 待神祖還駿教使遮道上変 正
信曰上近不任忠隣々々快々不事々臣不必其不
又夫事兩宮得貴仕者孰非其姻親与其所薦也太
上獨不見高師直危足利氏乎設令太上千秋万歳
後若一擧趾上孰与立于朝耶神祖老多忌諱然正

信之言告之德祖〻〻且驚且疑未之信聞神祖怒
是不敢違令忠隣率兵如京師治耶蘇黨十九年正
月京兆尹執忠〻隣〻從彦根忠隣前嫁石川康通女于
山口重政本多康重女子堀利重不以告於是黜重
政利重責忠隣以身居相位負天下之約徙諸彦根
徙叔子右京亮教隆川越季子主膳正幸信津軽塔
安房矦倉石孫忠任以外親次子忠総以後石川氏
不坐忠隣与客象戯外間謹言執知政事左右執兵
将拒忠隣徐召家丞東亏搶送京兆府畢戯避客朝
服待收者井伊直孝代兄為彦根矦将為白其寃泣

曰諸臣無罪揚上之不明于天下矣臣不顧止俠莫
言聞神祖厭代剃髪曰矦始余至此有此志所以至
今者婦于道刑也且臣薦人無私不漏内事不為可
隠之行雖不奉仏足為佛也盖具意非楽仏亦無復
出之意也是年正信卒數年堀利重告正純及徙由
利子孫竟不興於是上召忠隣不出寛永五年卒召
還二子教隆幸信咸仕至大衛将前是召見忠任為
加賀守九年封加納矦十六年徙封赤石慶安元年
致祭贈納言明年徙唐津毀名古屋以其材増唐津
巌宗祠為筑紫探題従四位下忠任好学篤于行将

死謂所子教隆子忠朝曰自常善公九世雖臨死亡
無貳于国若亦以此傳之子孫使避夫人曰男子不
死于婦人之手忠朝少侍厳宗東宮遷親衛将襲唐
津侯納父所受之地為筑紫探題遷知政事改封佐
倉厳宗厭代典薨僖起新廟其秋為侍従以子忠増
為奏者封万石貞享三年自佐倉徙小田原其地忠
世所封私請之上遊其第益与万石為十一万三千
石後以老免分月典事免署印是時忠増領祠曹遷
参政元禄元年免納所食万石忠朝老代立分新田
万石封二弟教寛教信時年元禄十二年教寛補宮

衛将除給事中忠増進次為知政事侍従文宗立典
憲陵興作及賜列侯璽書章宗時卒子忠郁立徳宗
時卒子忠数立忠増時富士山燔両沙土三日田卒
荒廃至此益貧
教寛以給事中事東宮遷参政封松山侯至徳宗立
三年益増五千石久之有過免子教端見今為侯
忠隣第曰忠成従軍大小十九功常為最選為親信
秀次誅公兼行如伏見忠成歩従未嘗有後公奇其
材力以宮衛従阪之軍司旗中砲死忠成矯拜何人
為司旗徳祖曰我亦欲用之益食邑為校尉歳中擢

為将与阿倍正之奉使平椎業乱為玄蕃頭遷駿府
副留守配官騎二十卒五十人被徵為駿府留守増
食五千石捕得叉者由比正雪既乞骸骨与列侯同
入弔災忠成獨賀命執政問忠成状對曰 上生長深
宮之中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歴艱難成大業闇変故
忽疾苦忘祖宗之徳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御府喪
夷蛮之琛寝席閲奇瑰之玩知財有時乎盡矣有司
勉職有其効怠守有其咎知人材有通不否矣是蓋祖
宗之霊所以教上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
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虧至矣向自古無不有也如

損々積々聚為国不足惜也上顧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
之基雖与天地同期可矣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
都市之匹足百吏之職也不足煩上之慮臣惟不可不賀
上曰善年九十餘卒子孫咸顕仕
史臣曰林信勝称正信曰於周為太公望於漢為留
曲逆信勝當時親見君臣遇合之際獨其不虚矣忠
隣嚴毅守正至死不変其節有王陵之風而補益于
国過之見前不寘後謀国不顧身奮起乎議世子不
之覚也縦令正信降心協謀不営其私周邸不足三
也無救之而受其禍天道也忠々成忠隣身也可謂能

箴矣

鳥居内藤傳第三十四　巻五十九

鳥居忠吉其先熊野人也初駿君召參公居宮崎遏之不善欲得千石之地不與參士躬耕而食不免饑寒駿君又以忠吉阿倍定吉爲奉行治參忠吉家富以私財奉公不使至匱以其餘分与參士不能自給者適忠吉如宮崎忠吉子元忠待于公推墜之堂尤右將諫忠吉泣曰臣爲奉行秉參之政公之所尤重而適來言事于前公以臣之故不與臣之子君固非尋常之量臣今知之于華不可爭小節擾大度既公歸岡崎忠吉迎諸境曰臣老矣常恐一旦塡溝壑不

見公帰国不意復奉顔色臣死無恨且臣計銭穀自
北管庫之士願君用此養士賞功邮農高大者畏小
者服参日益強公執手泣曰承子之恵（近衛前久竟得拝官爲部参侍下手参公官忠吉云関白）年八十餘卒
甲破参于御方原公令元忠開門延敵々果大怯不
攻元忠集敢死之士来撃會大須賀康高自後襲敵
々大驚逃従撃甲斗長篠攻諏訪原先登此時創傷
足没身不能拝跪従攻小山技高天神斬首十九級
甲亡従之京師病不能之壊留京師會明智光秀弑
其君信長聞公輙帰参徹服帰参公乃使大久保忠
世定信州元忠定甲州相将氏忠歩騎一万入都留

大掠元忠及松平清宗水野勝成高力清長三宅康
貞僅千五百人佯為畏敵登驪山氏忠以為不足憂
進将入新府元忠邀撃斬首二千六百氏忠僅以身
免衆勝取岩殿封岩殿二万石参代上田昌幸追至
藤森不能進呼子信幸指示元忠陣曰兵當如此公
行境至岩殿曰如此我無憂使叙従五位下後督小
笠原信嶺木曾義就等圍小田原別會（将技藥井）加茂攻八王
子還攻岩槻城中以為元忠良将也降之元忠知浅
野長政不懌諸使者曰我為諸君言耳臣与人何擇
使降于長政公悦曰元忠知之小田原平封矢作四

万石秀吉薨、公將北伐會津留元忠伏見令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佐之元忠曰公留臣〻必死且公為無変乎臣与近正足備盜賊固門戸為有変乎雖家忠等十數無益于臣死會津強將元我雖一人為公惜之况二將之衆公聞之泣曰如子之言竟不許居佐野綱政阪西城而行後二十餘日石田三成建諸侯作難使人綱政元忠出之諸將或曰我輩居此豈為虜以衆東下諸侯不伐之公之威益振為虜名悪子必聽之元忠大供具飲士卒曰自列將以下去者去居者居公屬元忠以此城元忠獨死耳延

使者斬之衆見之勇氣十倍元忠剛果善斷臨大節不可奪然褊不能容是以寡援木下勝俊公子信吉舅而兄弟咸不善淀夫人居松丸公諭元忠曰変起与勝俊共守賊不攻傷彼元忠以為勝俊阪之親也不為我用出之代以綱政守松丸薩侯筑侯欲入伏見不聽二侯隨秀家攻伏見十餘日不拔甲賀公朝宿邑也其守深尾元長居松丸秀家与之書曰夷將法公等家公等阪圖非止釋妻子厚賞公等元長鑿牆内矢夜半火作不可拒家忠近正咸死左右勸元忠死元忠勵聲曰賊未能取我〻却助賊自屠乎雖

一人生之不遺我君閉門固守門亦焼従者尚二十
餘人三出三入疲不能執兵咸自刎死元忠生六十
餘戦賜書即夂之臣不事二君以是何爲嘗久不食
左右未得進之元忠投之水曰已飽而求人之死乎
是以其死也雖厮養無逃者三成以爲賢以礼葬焉
神祖在小山以爲元忠必死西長子忠政宇都宮慶
長七年石死伏見者子倍地封之特元忠以爲主帥封
忠政岩城十二万石尋益与二万石阪之戦再守江
都元和五年圍藝邸出藝侯八年定山形移爲山形
侯自益爲二十二万石氏始苦上復徙其壻酒井忠

勝爲庄内侯妹之夫戸沢政盛爲新庄侯毋之従子
松平重忠爲上山侯其賦二十六万石咸屬山形重
忠卒以姪土岐頼行代之云寛永中以寒河江与岩
形忠政卒子忠恒立忠恒卒有司言忠恒弟爲新庄
養子季弟忠春在家宜嗣而忠恒請還前与新庄爲
嗣者爲己之後於法不合宜無聽上許之於是山形
亡封忠春高遠三万八千石忠春暴士民四散寛文
三年戌大阪醫弑之有司議不置後上曰大功之後
不遂非所以見天下後世立其子忠常元禄二年守
馬場崎坐尉犯法未解卒封其子忠英西海万石忠

英賢、移封水口請名儒仁齋先生再至水口為元忠
墓碑自謁者兼祠曹文宗時遷參政封壬生三万石
德宗初年病卒弟忠利立如光陵以忠利為防火使
卒子忠孝立延享中為奏者

鳥居忠廣、從大高之役著名以從親鸞徒逐之久之
公以忠廣、勇猛四方多賓、宥還之甲君過御方原令
往觀之歸曰兵精陳整不可伐公作色曰豎子畏甲
乎過我郊不伐必輕來侵我是不可忍也忠廣曰臣
所言不可勝者實禍也公所言不可不伐者虛驕也
伐而不克何勢之論公不聽成瀨正頼子正義殺人
亡及親鸞亂歸參公遇之如初嘗語犯忠廣、忠廣、義
不受辱期共死已悔曰争言死之不忠也期死悔之
非勇也等之死敵耳正義許諾尊乎兵出本阪忠廣
為監軍二子提首求之相視而笑共走甲軍死甲將
土屋昌次為忠廣、所突墜馬殆死是日參大敗

內藤家長參人也王父義清事信忠為上野城主父
清長時尾強侵上野清長亟擊却之清長及從弟正
成善射尾兵畏不能進以功賜正成食羽角鄉家長
邑愈多於參為大族初贈納言有妾娠嫁嶋田景信
生信成清長無子取以為子及家長生讓家督而出

圍掛川創將獲家長犯衆扶去長篠之戰候騎亟出
見家長射中數百歩之外却去不近參営攻二股一
箭什二騎城中大駭使〻問姓名爲朝教経之後未
聞如此人公以其常射傷敵却之賜之松平氏固辭
不敢當配以故世子騎秀吉將攻小幡獨前衝陣提
二首而出家長故屬石川數正与之不善攻蟹江數
正未至以火箭射焼門數正怨其不用己命怨之公
〻曰我爲子責之召家長陰慰遣之數正益不自安
至數正亡配以具騎八十小田原之役秀吉望見家
長曰壯士賜砲三十別將降佐倉封佐貫二万石以

長子政長爲大衛將秀吉以爲政長數使賜之豊臣
姓會津之役家長在伏見以火箭射焼敵帰路死者
甚多已城陥死之公自小山引兵西留政長等宇都
宮家長死之後二年封政長江戸崎六万石固辭受
万石与前合三万石安房侯奪封政長會吏民喻以
上之意毀其城已而代戍爲安房新定留政長〻〻
子忠興怨不得従軍止之不可与騎二十卒百餘人
遣之神祖曰壯士也還自軍与邑万石明年戰天王
寺東走森勝永神祖問酒井家次朱甲者誰家次忠
興之親也難未答人或曰某也朱甲上曰吾家次之

属也心知為忠興益封政長忠興咸万石筑後侯絶
後令政長以松平忠良岡部長盛往収其国二子者
筑後侯之親也後又如肥後収八代會津侯絶嗣忠
興卒已属戌三春盗賊大起白昼劫人忠興殺百餘
人乃止元和八年移封岩城寛永九年上曰前従朝
京師者得進爵而居者不與焉無居者誰従行咸進
其爵於是政長進従四位下卒忠興代為侯以己邑
与弟政晴為泉侯方耶摂久不平上使酒井忠勝堀
田正盛従己所訪忠興々々固剛不謟罵正盛曰白
面少年不知軍事然正盛竟不以介于意時人両称

之後置大阪留守令忠興及水野忠胤三歳一更世
子謁光陵仡今市脩非常厳宗時老乞骸骨子義泰
立以湯長谷封弟政晃義泰子義英無行家丞松賀
正元諫不可黙之立次子義孝義泰卒代為侯城自
牟橋至潴水費無算義英以為伯兄不得立益驕奢
作猿舞好姫妾交市井遊人義孝憂之會其室焼無
財可作室徙諸岩城義孝子義稠為侯七年卒無子
立義英子政樹々々似其父廣購異書招致遊士好
事不邮士民之乏国租賦半入倡家百姓操鋤钁叩
城門者数千万得吏甘心焉政樹帰罪正元孝興執

之孝興者政樹季子父嗣正元者也士民関号信宗時
徒政樹為延岡侯
泉侯政晴子政親憲宗時為奏者参政卒子政森立
給事于中移封安中徳宗時為奏者子政能見今為
侯湯長谷侯政寛有所避為遠山氏作厳陵以政亮
為防火使鳥羽侯忠勝斬殺奏者尚長政亮執之代
守廟門臨死不能守及日湯侯之多力如此耶憲宗
以為能補大御将遷大阪右副留守益封邑卒無子
以堀直行子政徳為後政徳以土方雄賀子政貞為
後復内藤氏今侯政令者其子也

清長養子豊前守信成使適越参越始通遷為護軍
圍掛川参尾入越前江背盟尾君還引兵反尾使者
丹羽長重明智光秀在若狭不能与大軍會信成将
百餘騎驅敵之中迎二子帰甲兵追信成至一言阪
信成謂忠勝曰甲兵強破参必矣参小一敗不可振
帰求救于尾忠勝然之且戦且退至于濱松勝頼来
芝原信成固止公勿戦定甲州以信成亟敗甲相為
常光寺城主拒秀吉于小牧軍清洲餉之粮秀吉如
小田原因知信成名召見享賜之秀吉降韮山其守
不欲降于圍兵且恐其欺之信成見其守来其衆因

封蒜山併有故所受沼津地慶長五年信成守掛川沼
津信成子大衛將信政留衆守蒜山從伐三成〻〻
敗令信成守岩村信政守沢山明年封駿府五万石
十一年發江濃飛衆城長濱移信成矣之十七年信
成卒信政立分邑与弟新衛將信廣甲寅信政居国
備北州之變明年守尼崎阪平移封高槻為伏見留
守毀伏見移為大阪留守信廣以先驅將再從伐阪
之軍歷官大衛將大宗時自新衛將遷大阪右副留
守封矣居阪七年失矣信廣属士推名七兵有仇告
七兵隱奉耶蘇下吏吏滅其家徴信廣至江都奪矣

未及見上遣其家失火上以為不畏罪囚諸會津久
之赦之信政子信照移封棚倉亦為大阪留守免城
梅林卒子信良立信良老立信廣孫式信憲宗時移
封田中為大阪留守請食阪之側之地許之納田中
享保三年徴免後二年始封村上卒信良子信輝立
信輝卒子信興立
義清弟之子正成善射親鸞之乱射殺渡辺弘綱正
成舅石川知総將犯公正成抽矢前曰天義滅親我
何有舅氏射斃之攻五油樓上有善射者參矣不能
進与正成三矢射之射斃二人一人下叩盾求嘗公

使〻謂曰彼欲待矢盡而擊予〻姑勿射正成曰臣已曉發之人与楯共仆還自越盜賊結聚不可行正成在前擊殺二百餘人賊乃散還自御方原執子弥九郎手泣曰事急死免君〻左右少年不任罵辱我死莫能止之汝為我死之弥九郎乃反戰免君与父歸自二股正成病居寺先驅至使閽門正成叱曰昏夜逆衆不去則擊及公至下大見公之西而後閽門公久立門外歎曰此夫不可詐取也甲圍長篠与酒井忠次再燒駿州公逢甲君于芝原欲代之正成曰甲尚熾而據險須少退待彼之來處俟奪險与彼易

道彼必不戰公從之甲君東道長湫之戰前軍大敗或止公勿戰正成高木清秀為護軍曰半進者將之驕也半止者衆之疲也望之上下不相救急擊勿失公從之破殺其將二子又曰秀吉好棄人之弊早入小幡待其衰秀吉見之曰参君不可及小田原之役二子復為護軍食邑五千石慶長五年留正成宇都宮引兵西出正成摽擗曰恨不与公一言是行也利速戰若或曠日持久倦郄生異圖及其引領待公用之必捷至岡山之明日戰敗三成天下盡歸德川氏与本多正信典関東之租賦此後天下無事常諸人

曰夢神見上治泉河々々君謂何盖謂攻陔稍殺人
之意指其深謀遠圖人不及知也如此上過之尤厚
自世子七歳時夆為之傅上後患見正成託孤至其
家厚賜而去慶長七年卒子某為伏見副留守孫圖
書有罪奪寸嘗間封佗孫正重奉其祀
正成弟曰忠政少時以軍功食邑天正初得病家居
時未有子乞金田清成子之与之其邑清成雄毅有
材畧与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青山忠成同預政事
為修理亮小田原平封當麻為江戸令領百砲將忠
政後生三子忠重政吉政次関原之戰忠重従上田
之軍清成守西城上誅三成々歸江都忠政常侍燕間
甚密進慶長十一年病卒々後以忠重為世子傅元
和元年上如京師以忠重為奉行伊賀守与江戸崎
三歳益封至二万石領親宮衛將大宗親政与牧野
信成井上政重使如甲州徙駿府高崎後二年徙封
鳥羽改志摩守忠重卒子忠種立為上治勢州之地
屬司農者明暦災命起内城卒子忠勝嚴宗葬緣陵
率兵衛新廟謁者宮津侯典祭儀以爵位輕凌忠種
々々斬殺之賜死国除
忠重弟政次大宗時以父兄仕補宮衛除尚食遷世

子傅式部少輔以従孫正勝為子用為親信憲宗時
歴二衛将留守卒子大阪右副留守卒子正安襲父
爵封岩村田復為大阪右副留守子正敬今見為侯
江都令清成以三成平之年封為勝山侯以忤神祖
免官卒子宮衛将清次代為侯併己邑封将父所領
百砲兼奏者阪平与酒井忠利青山忠俊為東宮執
事、、如今参政為執事一年卒仲弟清政立併己
邑為三万石侯立八年卒季弟政勝立娶京兆尹板
倉重宗女生子重頼政勝立七年卒上将封其孤重
宗曰兄弟為侯不及十年死不應吉祥使辞受五千

石嚴宗時重頼已長歴防火使宮大衛将給事中憲
宗時与堀田正英同為世子傅世子薨家居毋何為
参政封行方侯代土屋政直為大阪留守遷京兆尹
卒無子立水野清救、、者守正子妹之子也清救
立封高遠為奏者免城東城清救子頼郷徳宗時為
奏者上謁先陵乞小木川上備不然卒無子以永井
直陳子頼真為後補奏者
史臣曰節莫大乎執義不回忠莫踰乎奉身徇国守
莫過乎帥衆趣死元忠留伏見一日不忘喪其元方
夫衆議紛然断使者之首以絶望生之路非兼三者

安能哉其終与家長近正等摧身鋒刃之未著名竹
帛忠廣之悔狼瞫之義也弥九郎之死紀信之勇也
此父而有此子于正成可謂忠矣而其臨陣筴歒居国
策遠近非人所及也

植村榊原本多阿倍成瀬渡邉土岐米津村越伊奈
石谷西尾屋代杤生小野寺三十五　巻六十
植村栄安土岐光信後也自王父時官参栄安称為
出羽守阿倍定吉子正豊弑清康栄安在側立撃殺
正豊栄安傷其君壮変起倉卒将死従其君地下大
久保忠俊曰子欲死君之事耶今非其時尾以我喪
君乗我弊子待尾悉兵攻岡崎栄安大呼陥陣躬自
所殺傷不可勝計尾大敗而去遂謀内嗣子是為贈
納言久之岩松弥八酔傷納言〻〻創不能起栄安
適入請事過諸門執墜隍松平信孝乍槍欲刺恐傷

采安徘徊不敢撃采安曰賊善走失之靡及子併撃
我采安竟特殺弥八采安有過人之功二有矜夸之
色忠俊曰是臣子之職耳人若處子之所亦為子之
所為非難者子特以為功何也采安不能應因是疾
忠俊渡理之敗諸將咸走采安見忠俊獨止防敵又
走曰子勇過于我々与子釋憾助撃敵却之天文二
十一年為駿攻沓掛死是時子家政従公居駿府与
尾平従如清洲家政持刀従郎中止之家政瞋目叱
曰我持我君之刀子止之何尾君故聞其名目之笑
曰子者参公之樊噲也家政自父之時預政為出羽

守卒子家次仕世子々々死奔舘林又為出羽守慶
長初家次子家政為先驅將選補親信還親衛將以
前驅將従攻阪明年令従神祖之軍寛永初為大衛
將衛東宮封万石尋免封高取卒子家貞嗣巌宗命
造耕闍孫家敬定永中浚大和川
采安少子忠安為僧居鳳来寺公知其有勇可用使
還俗為土佐守甲破参于御方原追燒濱松忠安防
之得全鳳来寺氏又附甲忠安遣兵悉捕獲攻岩槻
本多忠政被創幾獲忠安救之免小田原平食邑勝
浦三成平増為五千石慶長十八年忠安子康勝守

伏見是時忠安已卒明年如尼崎遂攻阪封万石補
大衛将康勝子康朝〻〻子宮衛将忠朝〻〻子内
親信正朝皆為大衛将正朝及其子恒朝皆為大阪
副留守信宗時恒朝坐事失矦
榊原忠政父曰摂津守忠直死于御方原忠政從公
居宮崎還伐吉良義虎藤波畷有功取長澤光登公
以忠政疾走敵号曰隼忠政踶踔喜異于人自称弥
平平平平兵衛一宮之戰疾鬭不止公呼忠政責曰
有可死有不可死是豈可死之時耶如姉川提首帰
報見左右無人遂留居側忠政曰逢敵北者咸公愛
士也公大笑賜之甚厚渡諏訪川望見公舟呼之舟
人不應忠政不知公在泳登舟斬舟人見公大駭親
棹達岸從者言之公曰如彼無奈之何使人視之伐
竹塞門毋何釋之是時与甲日戰忠政常趣攻擊長
湫之戰躬親所斬首四級鼻十三還遂令侍世子為摂
津守慶長五年病死
本多信俊善射還自大高盜賊充滿不能進信俊在
前射莫不中賊驚不敢近及駿君圍信俊于一宮諸
将咸曰不救便公曰取地不守若莫取哉置守棄之
若莫置哉且我棄而不救雖諸将孰為我守邉直貫

駿陣操信俊而還定遠列信俊与戸田忠次守都築
取氣賀日比妍川之戰斬首十三尾君曰參多壯士
名曰信俊連已名信俊初名忠俊不詳誰子尾君死
尾所置甲守川尾鎮吉大失人之和公遣信俊曰甲
守去送之居共守莫使及難鎮吉意信俊掩之使醉
殺之故武田氏士知鎮吉無援相命殺之信俊子信
勝後為百砲將

阿信定次定吉弟也從納言奔甥潜帰責參將吏從
信定者引義辭氣忼慨聞之無不泣下參乃謀内納
言奉之納言之帰定吉兄弟之力也定次有子前死
見大久保忠次子忠政善射悦之妻以女為養子忠
政忠世從昆弟也忠政初從公如清洲既遁帰參著
軍功公帰參攻東條有一將屬衆前戰忠政射殺之
大破東條親鳶徒攻上曲勇士如渡邉守綱筧重忠
等咸為所射傷不能戰親鳶徒遂衰取二股令忠政
隨忠世守二股忠政不欲屬忠世亡之甥刈忠政子
重真因之事蒲生氏郷攻九戸々々人以詐燒殺數
百人而去重真追射殺其長慶長初公愍忠政老重
真復善射召之少項犯法以久居外年老釋勿問次
子曰正之自宮衛抽弓隊將為使者收房州以監察

如肥後未行以行人従攻阪久々之徳祖謂正之曰寒
甚創者恐不起我欲奉太上還京待来年卿如天満
視可城所令衆休息其中既造圖進之上嘉之復遣
正之曰臣弱不足定大事臣請得貴重臣共行上不
許曰太上甚善子之言尚誰之遣凢正之々言必験
上曰惟子始従軍何以如此子實生知之明年如肥
後剌得加藤美作姦謀書美作去年饟糧于阪矣不
知至上復徴矦攻阪以後事付美作亓隈本正之以
為美作反然阪之事未可知誅之恐惑衆与久、我蓬
庵謀曰以美作亓関屋我為矦亓隈本奉大夫人更

擇可付政者蓬庵曰美作不可奈何曰我為子斬之
美作聞正之々言如関屋後事發得罪正之居肥後
一年還復為亓隊將肥後有那須久太紀介左近自
秀吉時前已三分推葉山各有其一有村二十六口
可二千捕鷹貢是時有彈正者殺久太保有山中上
使侍中々臣問正之計正之條九事上且曰難踰度
上見群臣議咸不中吉遣正之及大久保忠成求麻
使宜徒事求麻小恐不足用石延岡兵不足發豊後
以南可發者正之兼行至求麻令山中曰使者至吏
民自十五至六十咸請受辞彈正久不出使々趣之

曰不如令者代之弾正乃従其黨、三十人如求麻至則擒之従者次入皆縛挫之盡得黨悪之名其夜斬弾正等十九人人人持火入椎葉險絶無路攀葛之根上山負太刀抱小刀四日至那須氏家其黨不意使者奄至咸追捕獲之斬百四十人婦人縊死者二十餘人立久太後為求麻之属山中乃定正之帰報上復遣正之小田原視地立宮将差正之還具言不可上乃止又使易兩越之地正之有四子曰政継正朝忠隆正義父子兄弟雖貴氣節善事明経師莫不称之云

成瀬正頼関白二條良基後也有又太郎者事親氏又太郎玄孫国重死于安城其家譜所言如此或曰酒井廣親同母弟成瀬忠房後也云 正頼国重子也清康見弑従公子廣孝破尾伊田納納言正頼有力焉同鳥居忠廣死于御方原正義者正頼長子也次子正一去参如甲従諸角昌清拒越、人斬昌清持其首去正一追斬殺昌清者因此馳名甲越之間會参禁遣子弟事諸侯正義欲去恐甲人覚被誅亡之相従鴻臺之軍有功相人愛之放使還参、盡以其兄正義田宅与之為行人是時参甲日戦正一以知

甲手當從侍側將砲卒如長篠多射殺甲猛將攻高
天神晝夜巡諸將所部警戒無有怠懈是時命正一
舉可与從事者正一薦日下部宗好天正十年甲亡
尾所置守為乱兵所殺公遣正一招降故甲士正一
如武川曹与善者死亡粗盡行令曰事參者与我會
市門於是禾倉忠繼折井信昌先至言公遣二子降
武川六十餘人甲人聞之咸降正一宗好為奉行為
之師至乙骨獲相謀二人相之事盡知之秀吉殘根
來〻〻人奔參因其衆立正一及伊奈今成為百砲
將小田原平使正一守鉢方与二千石慶長五年從
圍上田如伏見与松平定勝同視事別与宗好典鐵
内地屬司農者与宗好及板倉勝重禾津清勝為伏
見留守奉行十一年定勝為伏見留守正一罷歸江
都正一子正成吉正〻武正勝正則正成為駿府知
政事兼尾相自有傳元和六年正一卒正勝嗣寛永
中為百砲將吉正殺人匿于加阪之戰有功食万二
千石正武居江都為豐後守阪之戰兼將親扈二軍
封疾給事于中寛永三年還自京師賜死小山長門
嬖正武与之通禁之不可正武族人仕女于京正武
以長門就之飲兎冠而坐御史奏大不敬下吏賜二

子死正則為尾大夫
渡邉弘綱左大臣源融後也世為参強族能堪戰範
綱者従清康死于下地之戰弘綱拎攻日近著名有
二子日守綱日政綱拔長沢守綱斬其守小原鎮吉
戰小境左手扶創右廻搶擊郤進者敵圍矢田清觧
馳斬一騎与拔還及酒井正親責親蔦徒渡邉氏宗
族人勝蔓寺以叛既戰中矢而伏人咸以為死争將
斬其首守綱一手拔矢杖搶起衆視之驚走凡三攻
上由不克弘綱亦被射殺兄弟竟亡數年公還之甲
君過御方原守綱切諫以為不可伐々之果敗甲兵
將及政綱措弓而坐結髴追者恐不近守綱与鳥居
元忠間門擊破追騎定甲伐稲垣長茂守天神門長
湫之役守綱以行人將砲卒前軍敗勧公来之有一
將前戰其鋒不可當守綱走呼信輝敗其兵鬨之郤
走斬首不可勝算小田原平食松山五千石從如奥
州与大久保忠佐等議條治松島名古屋役加兵与
我争水守綱与服部正成出其後待戰之合欲襲其
營加兵退乃罷守綱子忠綱以先隊將圍小田原封
比企二千石公將伐會津宿石部夜半遽去石部忠
綱得一人擔輿而行守綱以百砲將如関原公將止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軍守綱白地卑右有罔可登公從之大捷慶長十五
年封伊保万二千石屬尾曰侯不悦予還子後再從
侯攻阪元和六年守綱卒子忠綱先死立次孫前為
大衛將者山城守重綱子孫為尾郷立成竹之間初
戰長篠政綱以職志從軍斬甲從將眞田信綱有二
子一曰秀綱仕尾一曰直綱為紀郷若狹守封万石
大宗晩年朝廷忌紀侯雄傑好士適聞尾侯病使々
請朝上許之至見附逢執政以尾侯瘳止不朝未及
作報復使侍中徴入朝侯大恐不知所為直綱曰君
何憂依侍中之書執政之責至依執政雖侍中無辞

上若以此試公々必莫朝紀侯乃作書帰紀無有它
事直綱賢子孫衰初忠綱長子勝綱代又封比企早
死無後元和九年德祖宴于尾邸以比企与重綱々
々子之叔弟正綱使仕朝大宗時歷二衛將嚴宗初
遷大衛將留守給事中為大阪左副留守封大井侯
再傳至基綱基綱為大阪左副留守居職二十八年
卒子登綱立正綱弟綱負歷新衛將江都令大隅守
為侍御史用賂家富珍美満前然恡嗇幼子在側不
使食坐典越後事不直流于八丈三子皆流遠方後
赦還長子直綱々々前為親信安藝守

土岐定政父曰兵部大夫定明世有濃州定明為其
將斎藤道三所弑定政從母匿其舅菅沼定祐家号
為菅沼氏子永祿七年定祐以定政屬公以本為名
家与邑為山城守壯勇有軍功御方原已敗大久保
忠勝傷足不能行定政抱上之馬免公益壯之賜良
治長光刀甲兵至小天龍遣本多忠勝視之久不反
遣定政往邀之忠勝逢甲兵戰未決定政直馳甲陣觸
之使什左右貫陣出与忠勝共帰公既定甲封定政
功石万石公出長湫池田信輝率銳士與公相當定
政時典旌旗疾戰摧其鋒信輝敗死召定政曰旌旗
以為進退今日之事微子殆危屬以騎三十公在小
幡軍吏恐秀吉夜襲定政曰我往見耳獨騎出入敵
中敵怪不敢擊還白公帰小牧詰旦必来々無能當
公復令定政遣諜者還虜白馬騎及諜者遂与渡邉
守綱守黒田秀吉棄小牧攻黒田以水注之不抜小
田原平徙食邑相馬復本氏卒子曰山城守定義甲
寅以大衞將從攻阪元和三年封高槻二万石与材
建城不久卒子頼行幼上徙松平家信為高槻侯帰
頼行相馬長能使槍封上山二万五千石嚴宗時乞
骸骨長子頼長病立次子新衞將頼殷匿宗初為奉

朝請補奏者除大阪留守納上山官食邑河摂之間
益万石十餘年入見上進従四位下班比京兆尹文
宗時去官老上以其子頼稔為田中侯徳宗八年為
奏者兼祠曹遷大阪留守進従四位下復納田中官
有恵政歳歉無饑者久之轉京兆尹侍従公卿悼其
為人無敢干以言寛保二年帰江都省母病母死畢
喪為知政事封沼田頼稔好学有孝行居官著称為
知政事三年卒子頼熈字君績立
秊津清勝妻竹腰正信之姨而神祖乳母子也以故
親寵超人其妻曽有所費与神祖所費同事蓋阪衰

参盛之兆當時甚秘之清勝文勝政事清康凡政信
為臓志死于御方原之戦内大臣藤伊周後也云公
將代會津問清勝世謂我何答曰世謂公無遠見曰
何日夫諸侯多不善公者雖路人咸知其必有事馬
歸之間方代會津以為使所親善諸侯守伏見收奉
行贊子知後有難而不之備何也臣以為然公黙然
已誅三成以清勝為伏見留守遷壊令死甲寅清勝
故吏有罪辞連清勝子頼勝誅死無後政信子田政
文禄中為大衛校尉東宮行人慶長九年為江都令
子田盛歴三衛將為大阪右副留守封侯憲宗時卒

子政盛奏者祠曹孫政矩邑久岐卒于大阪戌所政
矩弟親信政容代立自大衛將還大阪充副留守卒
子政立自大衛將復充副留守于阪其母大憂曰而
父與世父咸死于阪而往必不復而必勿往奪爵土
我無悔政立乃称病不行
村越直吉不知所以從弱為行人使于四方伊奈今
成伊奈人兵庫頭政道子也為百砲將使石景勝不
至公怒伐景勝至小山會石田三成叉發兵遣今成
岩手沢罷兵自備政宗佯許今成公帰江都使諸侯
軍于清洲久之直吉至清洲監軍直政忠勝問所以
為使與所以不出直吉曰公以為諸侯号為伐三成
而見三成之黨驅于尾濃之郊而不之伐疑其有私
以故不出所以為使是已二子曰否諸侯在清洲者
咸欲噬三成之肉待公至甘心焉若聞若言怒公疑
已不若勿言已見諸侯直吉意使已非望老成制変
非使以此告二子徒以少年鋭氣責諸侯不貸也悉
告公之言二子失色久之正則曰初公命臣等召從
三成者臣等乃遣説客遊士其間而忘戰之事臣等
請破岐阜虜子直吉曰使事畢當帰不関公之事止
之不可大笑曰子亦大強子若聴我從今後我不負

子之言直吉廼止視戦公既破三成令今成塞逕阪
正則使者過関不下馬関吏呵正則軍素驕不肯下
馬吏執撻之使者帰報曰臣所以不死者以庭使也
今事訖願復行死関下正則曰止矣子死必以今成
首祭子函使者首遺今成〻〻斬鞭使者〻六人与
正則〻〻不受曰使者雖卑不比奴虜且得一士足
矣多殺何為直政見上曰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正則
去諸侯生疑且正則上三井寺無可攻之上不懌曰
奴輩軽侮諸侯之士其長有罪正則此時懼直吉至
令舎人中消曰有敢通村子謁者死直吉聞正則欲
害今成見欲釋之至門莫為通直吉大怒罵曰及覆
子為汝所賣絶勿相見今成聞公之言自刎死直政
持首詣正則會其将徒軍望見直政曰公不義我〻
復不能事公見今成首乃止直政後語人曰功已報
矣罪未治矣夫人不能無過藝侯之身不其難矣哉
直吉子吉勝大宗時御史司農江都令
石谷貞清玉又曰西郷政清居石谷事駿〻衰附参
〻世子母服部氏号曰西郷夫人政清以嫌改今姓
云貞清弱補大衛甲寅所属将菅沼定義不従軍貞
清以為阪平無竟展其力因定義請不許以為功過

相補而傳名後世潜従至伏見徳祖乃召見賜三十
金使居左右竟為中臣自宇都宮夜還唯貞清及中
臣數人挾輿步行大宗時尤愛押毎従猟与少壮従
宮角趨射遅疾為娯上嘗遊麻布有奴跨馬而過者
上命斬之奴多力業角抵貞清援而墜馬強不可制
相持久不決上臂鷹立顧笑曰貞清不念奴之強果
見困少時縛奴至上命放之賜貞清金帛曰不成我
過也用為先驅将還御史典鑄銭耶換乱以御史従
板倉重昌如原以為其女婿也貞清不為當路所容
功多不見録而上欲見其軍容進旌幟甲冑帷幕見

之内城焼貞清部全北門除砲隊将還江都令左近
將監捕反者丸橋成純別本在左誅之成純習武藝
力強貞清恐傷衆使市肆陽為火起讙呼闖戸便擒
貞清為政寛猛得中常曰文武不可偏廃善知忠臣
義士之立身顯名往古之事於廳壁書官及内貨來玩
物喪志二語廉而自守所知貧者振之薦使仕諸侯
有異味与人共食不与妻子有訟者立決不使久立
于庭子長門守武清守父之教無所儲不憂官至皇
宮衛尉
西尾吉次濃州人也初居尾君帳下明智之難走告

参公〻〻欲伐明智吉次以為不可克諫之従帰参
為隠岐守小田原平食奈化川五千石与本多正信
策三成事慶長四年封万石典中嶋之粟明年従至
小山上既誅三成如大津拜吉次為奏者十年従如
京師正列国之賦与寺社之日十一年〻〻七十七卒
先是養酒井重忠次子忠永為嗣久之生子曰利氏
吉次卒宮衛将忠永代為侯分利氏邑二千石甲寅
乞知州禁暴掠己卯従攻阪従侯土浦卒子忠照立
分五千石与弟主水正忠知〻〻後為官受俸帰邑
于忠照時人以為賢与水戸義公知政事重矩石谷
市右鈴木伊兵号為五聖忠照為光陵防火使一年
移封田中卒子忠成移為小諸侯憲宗初命換正高
田之田移封掛拱文宗時致仕子忠直立享保末為
奏者兼祠曹三年遷参政延享二年為知政事代既
橋侯輔東宮益邑拜侍従毋何東宮立是為信宗居
政府三年復為徳宗捐
屋代勝永甲将也参公入甲州勝永守駿由間道逃
帰甲君〻〻曰敗亡之虜不可威畝遂之亡匿更級
山中追川死死適居上杉景勝軍中与高阪源五謀
襲景勝〻〻覚殺源五不知勝永与謀遣守海津勝

永忠事発被誅為之海津長駆南奔詣参公居帳下
賜食邑更級伐會津賜勝永書趣北方諸侯加越兵
未行以弓隊将従如関原甲寅率先隊卒如阪与安
藤正次伊藤政世為使者監羽州兵見守柵兵寡身
親攻之有功明年居麾下趣戦後為駿卿越中守賜
名忠照守小諸城駿侯被遷坐奪邑毋何封勝山侯
卒子忠政前斬矢野正倫于鳴野及得二級於是嗣
為越中守自砲隊将遷百砲将嚴宗将卒子忠興立
忠興以従弟忠至為後列奉朝請移封北條為大衛
将文宗初以邑不治奪侯食俸三千石誅宰二人

柳生宗頼本中坊氏和州柳生人也父曰但馬守宗
嚴学刀上泉伊勢号曰新蔭氏之法宗嚴以邑属松
永久秀引尾兵入和州宗頼自幼学刀於父自以為
莫己若者周徧天下無能与敵文禄中至江戸為麾
下士宗頼故所友善嶋勝猛為三成将宗頼居伏見
聞三成将作難造与共語見其意勝猛不知三成實
如此對曰今豈有松永明智之事哉是時賜宗嚴書
従宗頼伐三成徳祖大宗咸学之刀大宗尤善其術
以杖撃墜飛鳥親寵之躬至其宅増都城為奉行除
侍御史封柳生侯卒贈侍従宗頼三世為師賜與累

千万至死盡封還官亦不請後宗頼有愛猿人或造
宗頼求試劒使之刺猿郤為所撃其人掩面太後教
年復来前猿尚在見其人驚走宗頼笑而曰伎進矣
可教傳之其術天下内是益孫耶穰起使板倉重昌
誅之宗頼追之不及還言上曰以神祖之明与信長
之勇苦于親鴬徒以法賊衆罔未易服也重昌非無
將材位卑邑小其威不足使人必將擇宗室宰臣遣
之重昌業己為將不肯俛首受制于人為重昌計不
死何為臣願為使者追重昌上不憚重昌果死宗頼
知天下大勢以術明禪〻〻禪明政追其死上曰我以
宗頼教祖知大体某事〻〻今將孰問賜其子宗冬
八千石為嚴宗師及教甲侯館林侯封万石卒長子
宗春先死有子二人請其父曰精于伎者宜嗣二子
未得其妙願立我弟為嗣弟曰宗在為外親信父死
代立宗在卒立兄子俊方給事于中二年免習熟其
伎俊方以来以異姓為後今侯俊峯者真田信弘子也
小野忠明本神子上氏勢州人也適上総事万喜少
弼有善刀者伊藤景久教忠明將盡傳其雅所秘前

弟子善鬼嫉而求鬪景久許之遂鬪撃殺善鬼盡受
其教景久曰我教人多矣今得其人盡傳其秘當不
復置意于人間去不知所終或曰忠明以為天下唯
景久勝己候其寢賊之云忠明適江戸有使者捕賊
〻〻持兵莫敢先入忠明過而見之直入斬二午顧使
者曰君當斬頭使者乃以其状聞得居帳下教世子
其伎上田之戰与人争功不直乙夘言某甲乙丙怯懦
避敵土井利勝卻之曰太上戒臣等以為失于嚴且
既往之事也某甲聞之大怒詣吏辨之忠明不能對
坐閉門數月唯乙不直被黜忠明以長子忠也為師

後以次子忠常為小野氏咸善其術大宗呂忠常受
其教〻之不異士庶以故賜予絶不及而恍折生宗
頼遜頒會忠常微行歌舞劍道中者有司言忠常身
居師位微行与市人較術大不敬奪邑從上総久之
殺〻人盗上見吏状有忠常名惻然憫焉赦還之待
如故忠常將入謝有以機轉石者高八九尺塞路忠
常跳而超之時上観假山忠常意欲超之自知失常
趨出從是杜門不出子忠於亦以伎名于一世
史臣曰漢文帝謂李廣曰子若事高帝万戸侯不足
道耳雖有鎡基不如乗時生不逢時湮滅不称者有
矣植村榊原等諸子曰不過其時不可也曰過其時
不可也至彼無赫〻之功長享富貴者誠非人事也

松井高木牧野稲垣久世傳附山本　第三十六　巻六十一

松平康親初名忠次王父松平宗信官駿父宗保清康時来仕于参其舅松平義春以忠次為能請与共従軍竟客事義春〻〻死子家忠初命為家丞治兵家戦在瀬刈屋人砲中其目忠次左手掩目右持刀追斬持砲者久之令守津平迫東條〻〻抜便賜食津平攻西郡募人刺殺其守擒守之二子西郡平又攻抜岩略寺東條復叛壁于幡豆迫之東條平益邑賜姓松平氏賜家忠東條忠次相之圖掛川伏兵撃

破城兵姉川之戦中矢以其矢射殺射者長篠之役
従酒井忠次攻鳶巣破其守于城下迫不得入城与
長篠守夾撃大破之従攻諏訪原抜之公名忠次曰
甲立此城為高天神之援雖食頃不忘復之諸将畏
甲無敢言守此城者於子奈何忠次拜曰必無守者
臣請死此公悦曰甲之悪過于紂昔在周殲殷于牧
野従今号子曰周防守革諏訪原曰牧野為攻甲之
造賜石康親々々勧攻小山不抜罷笠原之役将兵
塞塩関還与家忠助故駿君経略故駿地与牧野康
成屠持舟已棄之取田中之麥与酒井忠次撃破持

舟兵家忠卒無後公使康親悉有其邑辞曰君臣相
代不祥莫大公必無帥得其衆而将之公許之川尻
死康親守三枚橋屢邀相寇進取佐野其明年康親
卒子康重代父守三枚橋諸将在上田不能帰康重
与大須賀康高等率兵邀諸将城兵不能追攻小田
原康重為先鋒牧野康成本多忠勝次之山中破康
重康成遮伐敗卒斬首尤多与小笠原信元攻宮城
野斬首八十撃破三戍小田原平封崎西二万石伐
三成令康重北備常寇三成平召守大垣明年封為
笠間侯久明年将兵収水戸々々将軍猛虎作乱康

重又如水戸誘殺其黨馬場和泉慶長十三年徙封
八上上按地圖以為篠山、、陰咽喉也命藤堂高虎
發諸侯城之以康重為侯毀八上甲寅与岡部長盛
部伯耆兵破阪兵于別府川明年阪兵遠出焚掠二
侯卮亀山欲伐之會曽根氏作乱討平之後五年徙
封岸曲從朝京師進從四位下卒子康映移完粟徙
濱田卒子康賛憲宗命造筑違石城康賛老子康貞
立康貞老立再從弟康豊上光陵時命守足尾宗光
康豊卒子康福今為奏者
高木清秀參牧内人也自父宣光時事小川水野氏

納言罷夫人、、兄信元令清秀殺送夫人者夫人以
為兄固暴聞我帰必留送者至入境盡遣帰之信元
以為清秀逸之怒將誅清秀乃、、亡之尾既還之拒
參公石瀬一日七合信元死事佐久間信盛平親鸞
徙多清秀謀也信盛被誅往来居參公使其族人廣
正名之戦姉川有功還自御方原公令又持廣正所
得僧之首徇曰斬信玄城中乃定長湫之戦清秀為
護軍走帰白公曰拔岩崎而力竭秀次走而衆懼可
代公從之破殺信輝等軍小田原平食邑鰕名以老
免從軍清秀不能自休從名古屋及小山軍上曰卿

所謂老益壮者耶是時子正次從圍上田清秀後八
十五歳死正次為大衛将主水正甲寅與運攻具明
年戰有功元和九年為大阪番守封丹南侯卒子正
成前及圍上田以宮衛立功阪軍於是代父為侯以
己邑封二弟明年為小田原番守一年還為宮衛将
遷将大衛卒子正弘孫正盛歳為大衛将主水正正
盛長子正長次子正陳相及為侯正陳大衛将奏者
卒兄子正恒立
牧野信成源姓自王父正成仕牛窪牧野氏永祿以
年牧野成定擧正成及山本頼純稲垣長茂為公臣
正成號稱讃岐守後頼純与弟勘助去参官越勘助
事甲久之頼純帰参平岩親吉石川家成酒井忠次
交薦居麾下為公言越軍法勘助亦善習兵今言甲
兵法皆宗之小田原平少弟頼重食五千石傳頼純
兵法為越前侯師死于越其書不傳於此時信成父
讃岐守康成亦食五千石将田原衆逐鹿不能得信
成一箭斃之上甚悦甲寅以宮衛将乙卯以大衛将
従軍有功後為番守与内藤忠重使従駿侯于高崎
封万石造内城世子生以信成為傳歳餘以濵松侯
衆壽為世子傳徙信成為親信以類左遷進従四位

下二年封閑宿老子官衛將親成立親成送大宗喪
如光陵還拜侍中領鷹犬二坊遷給事中以要故京
兆尹女擢京兆尹食俸万石納閑宿于官拜從四位
下侍從領官騎五十卒百人礼之至厚之任福禪寺
僧講浄土教法華徒數百擁書生意三詣福禪寺僧
曰律禁異教相難子如去意三罵曰老賊不知是義
妄非法華毀法衣徒之衆怒伐法華徒意三跳踰墻
墜水不能行棄衣裸走親成舍人牧野木工受意三
金誣僧妄捷人繫京兆獄智恩院僧正遣人江都告
變下吏具得其實然難親成不究其事坐僧以開講

非異教犯法執豆州流意三于三宅從是罷益哀請
江都不得入政事堂寛文八年免為田邊侯猶益封
千石致仕弟冨成立憲宗初為奏者典璽書卒從子
英成立英成給事中於是免致徒役鑿隍章宗時
為奏者德宗立三年領祠曹遷京兆尹交公卿有聲
譽十餘年入見上知政事松平乗邑者英成子治成
舅也以為英成錢通取媚不顧已後令上書請免上
許之子治成為奏者

稲垣長茂其先勢州人也祖父重賢從牛窪事牧野
氏父重宗屢拒卻岡崎兵以為岡崎竟不可敵諫其

主成定以兵屬之公以為賢置帳下朞年成定死子
幼重宗謝公帰輔其孤公既取駿如安士居松平康
親三枚橋本多重次清水長茂奉成定孤康成居興
國寺以備相之変居十餘日尾君被弑公未帰参二
子謀長茂曰相不可信併二城于興國寺尚可當長
茂曰人情一揺大事去兵請為二君言其害相若為
不信以是為辭其不可一也相若無変由是生謀其
不可二也百姓以我為畏相重相軽参益懐姦詐其
不可三也今公在遠去守奏命臣節安在其不可守
也且公之行建三城備相之変々作棄之何前軽受

而今軽反之願二君咸死其守二子曰善康成所部
多伊賀甲賀人聞難欲西帰長茂命吏盡遣之康成
止之曰子不募集而反散遣必不可也長茂曰不然
此徒日々延頸思西帰若此不遣人心不固流言輙
作其害殊不止于斯用不可用之人守城望寂離叛
於是時城必敗兵不若先無事遣之視相以有餘相
亦不測我厚資遣之衆泣曰公過我郷我徒以死相
送由是人情不揺相不敢西下公還定甲令長茂壁
于足高之麓一年移壁于中窪遂以封康成小田原
之役長茂上函嶺斬首數十級遂為井伊直政作攻

其用以入城有湟不可度毀船為橋使人决水于海
逢事為用皆此類也公嘗稱曰長髯即無雙長茂髯
美故云小田原平封新川二千石仕于朝慶長六年上
既誅三成帰江都長茂守伏見一年封伊勢崎万石
十餘年卒子重綱從攻阪之軍乙卯阪將千餘人陥
陣直進重綱曰是窮寇難与爭鋒固聚不動見戰乱
列代之大破之再益邑封三条為大阪左副留守還
留守避世子名改重植卒重植有子先卒孫重照立移
封刈屋重照子重冨憲宗時為親信除参政移小瀧
求侍改封烏山封烏山明年与侍御吏安藤重玄司

農荻原重秀石尾氏信如于京于阪于長崎搜遺利
代本多正永復造文銅々々焼也憲宗厭代為山陵
副使復幸文宗時人疾之尋為知政事以不協職免
子照賢見為鳥羽侯
重綱房稲垣重大攻阪有功為世子親信稍遷除留
守卒于世子謁者子重定嚴宗時歴宮太衛將憲宗
之為世子使如京及阪還遷給事中代内藤重頼為
世子傅世子甍復本官擢参政封山上侯以事免子
重房大宗朝補大衛将卒子定亨之
久世廣宣王父廣長及見守山之變父長宣為親鸞

徒死其乱公既釋從賊者令廣宣阪部廣成渥美勝
吉從小笠原長忠守高天神迨長忠叛降于甲三子
咸自拔帰参公乃部為大須賀康高之屬三子有勇
毎戦冠軍而廣宣善射常攻高天神射貫十餘人着
松城中以為神還其矢至稚巫入相壁斛墜臥与一
人戦仆之血濺目不能斬有自後來擊者交瞋目叱
之血泪俱下相騎磅易退竟斬首還公因救廣宣拔
其壁見廣宣曰子不辱父祖小田原之役令廣宣廣
成視敵左右笑廣宣後應公曰否廣成有勇廣宣有
志臨事决于死廣宣果深入詳察初二子齊名於是

定其優劣小栗忠政見廣宣數受賞不能平欲与計
功謂曰子何以居我右廣宣不應夅手指天忠政大〻
笑罷康高死事忠政忠次〻〻幼其毋信譏愬廣宣
等不能事孤上使康高從子勝政視其家勝政知三
子雅得衆毎軽淩折三子不能堪乜奔前沢甲寅神
祖念得勇士皆已物故知政事正信薦三子居前沢
可用神祖名之拜廣宣為百砲將當阪兵後鳴野言
曰鳴野易取難守毀之便上右許臣以砲翼騎伐之
惟敵之策亦出于斯過今不可上許之毀鳴野明年
阪平榊原康勝死廣宣廣成集其衆料功過後二子

自伏見帰江都數藝矦罷廢之廣宣子廣也代父為
百砲将廣之為尚食神宮衛嚴宗時為知政事自有
傳
史臣曰阪之役神祖親至大垣営見舊所識参河士
視之与共道故而去雖周公旦吐哺握髮何以過之
是以康親等諸人脩凡才之仕致位矦伯騏驥一時
莫不展足雖卑家者莫遺其村矣

丹羽山口佐久間兩花房戸川藤田平岡第三十七
巻六十二
丹羽氏次一色範氏後也世居尾丹羽事織田氏主
父氏識以岩崎降参至参尾平正疆畀岩崎後入于
尾〻君被弑父氏勝以二子氏次氏重属参〻公増
与氏次参地使仕後尾君秀吉有呑尾之志与氏次
書許以尾之半封之氏次立裂衣棄擲地瞋目大罵使
者慄不及受辞而去参公乃令氏重守岩崎急繕其
城池田信輝自樂田襲岡崎潜過岩崎下氏重以為
参公不知恐危岡崎發砲欲其聲之聞小牧信輝乃

攻層岩崎氏次此時与諸将破秀次合堀秀政不利
氏次退據険拒之秀政乃止待公至破殺信輝秀吉
徙尾居于羽属氏次于秀次氏次不悦仕子氏信于
江戸慶長五年氏信封伊保万石六年氏次病死氏
信後二從阪軍乙卯水野勝成将和州兵氏信為副
阪将薄田兼相恥失博労淵欲必死于軍営之数退
氏信射殺其少将撃破其軍兼相走死軍散後三年
為式部少輔駿府祗發将収掛川還為百砲将遷宮
衛将封岩村二万石元禄末妻木郷左等二十餘人
昔典客山村直堅筦出納十年多私減吏士禄増歳
高税莫不疾苦有所私使賈人納田租于已民訴之
受不治恐其發盗田税臣等所聞如此請下吏考験
岩村矦氏音者氏信孫也知直堅精廉奉公欲誅妻
木等其親姻半于國不能發久之直堅引咎請去氏
音妻兄井上政岑為参政謂氏音曰結黨要君天下
之大禁也黜忠良親姦邪子将如何氏音曰臣豈不
知哉然無奈之何正岑曰是我所聞于朝子努力頃
之逮直堅郷左等詣江都直堅言視尾政減禄増税
吏民不敢臣行其法置吏主財臣莫自發何以得盗
逮吏考之無姦贓氏音坐削邑食伊保万石斬郷左

等四人放其黨二十二人氏音卒從子倚氏立德宗
時為謁者大阪左副晋守
山口重政先出于周防大内氏有持盛者来自周防
居尾星崎持盛孫盛重為尾守寺邊生盛政〻〻為
佐久間信盛屬士生重政〻〻十四歲免友于死是
以知名尾參之間尾殺信盛重政操其子正勝如高
野至和州主人知其罪人子多齎珍寶賂盗將殺之
重政使客佯為使者持書赦信盛父子大買酒肉責
具主人〻〻乃止尾以為忠還之從滅甲尾居見弑
与正勝歸尾以蟹江与正勝以重政為大野守是時

秀吉有吞尾之心召尾將岡田直孝等篤贈之以疑
于尾〻殺之直孝弟為僧良琢據星崎叛重政娶直
孝妹恐人疑之質母于蟹江從正勝如峯城秀吉至
樂田蟹江守反正勝納瀧川一益叔重政母使召重
政曰来乃生之重政謝歸使者伐大破焼其舟遂從
圍下市場斬其城主從圍蟹江出一益所以釋一益
者以重政母在城中也參公高重政之義与所愛馬
山口重勝以星崎与重政小田原平從尾君居那須
一年公召之与五千石為世子友當榊原康政奉母
子西公謂重政曰吾視康政如子善佐世子明年封

為牛久侯（大衛将兼奏者以戌伏見善奉上令増食邑）甲寅使如長崎放耶蘇西洋初大久保忠
隣嫁石川氏女于重政作記告本多正信〻〻舎人
忠不言之至石川時成得罪忠隣重政坐婚不告免
侯重政匿越生遺土井利勝書曰臣得罪天下無不
聞也入阪〻〻必信而親之因得近阪君而刺之阪不
用兵而滅之利勝復之書曰唯上極知子之精誠無
私然不善子之所欲為者也何者自上為世子時常
侍左右尤親近臣也至常屢遊子之家及始立為大
衛将再益封也頃者以婚不告失侯雖天下共聞之
不有甚大罪阪若不信予則已若其見親近遂子之
志天下万世其為上之所使也使上受賊子婿之名
上猶何面目託万姓之上哉子若不止上之怨子不
止子之身惟子熟慮勿誤重政得書泣欲効死行仏
至関不得進而止明年井伊直孝請重政共行訪事
而後行人或譖重政對人誇功若江之捷咸由己云
直孝望之不上其功久之天寿主為上浸言徴置左
右為奏者封牛久卒長子親衛将伊豆守重信嘗関
吏止父時從賈人踰関得詰軍明年戦死若江次子
但馬守弘隆代為侯行勢州代官孫弘豊徳宗時為
大衛将無子以渡邉登綱第弘長為嗣大阪在副番

守大衛將
佐久間安次尾愛宕人也父盛次娶柴田勝家妹生
四子曰盛政安次勝政勝之勝家封越前与盛政金
澤愛勝政子育之安次少事河州畠山氏甚得衆心
久之帰尾從叔父信盛救参与甲戰御方原敗勝之
居安土至信長被弑鞭馬西逢参公于甲賀從之白
子辞参公之越中々々守佐々成政用安妻之弟為
養子拒北越既從勝家如賤岳先登破壁勝家敗勝
政盛政皆死安次走紀州聚兵如河州欲為勝家等
報仇与秀吉戰霧阪不克如尾守國見山會尾与秀
吉平安次恐誅如越中成政亦降于秀吉安次謂勝
之曰諸侯咸畏秀吉唯参能納我子俱帰参公々々
曰我新与秀吉盟匿其仇不可陰資遣相追相破兄
弟相謂曰出無容身之地一戰死不肎從衆出城榊
原康政聞之見二子曰豊公經営四海不仇匹夫子
無憂蒲生卿成見二子亟客其材可用薦諸氏卿秀
吉謂氏卿曰二子仇我天下壮士也非子孰能為之
君二子於是事氏卿々々伐賊至信夫米澤侯政宗
置酒請氏卿兄弟意其有異並席而坐酒酣主人起
更衣二子按劍前曰両雄會飲不可獨起君必欲行

臣請与俱政宗乃復生二子遂名左右從者上堂扶去氏卿度其及衆謝政宗行此日徵二子在生氏卿殆危氏卿帰以安次為小國守勝之于子守擒九戸櫛引令二子帰諸京師至篠原斬其首馳秀吉曰二子果奇男子也心欲用之迨氏卿死従會津封安次牧嶋勝之長沼未就而秀吉薨五奉行改役邑江州慶長五年從戰関原勝之追三成及之見安次被擊伏地卻救安次此後父子兄弟咸食邑侍間燕訪問天下之事再從阪之軍知政事正信用兄弟之策言取織多崎土井利勝將左前鋒方當侍左右使安次

及其子勝次代將之明年安次封飯山侯勝之以躬親斬阪謀臣武田栄翁封長沼侯勝之大宗時卒子勝友立分五千石封兄之子勝盛勝友卒子勝豊立勝豊無子以秋月種信子勝親為後元禄元年有司言備中守勝親命列内親信所不當得甚大幸而勝親佯稱病不拜大不敬請削爵上聽因二本松國除安次傳至孫勝長幼死不得置嗣國除

花房職之常州花房人佐竹氏之疎屬也職之事備浮田氏小田原之役為秀吉如常說盡出常兵還帰秀吉設猿舞鼓節閙于外至門不下馬曰士卒暴駭中

野而不之恤是謂愚將吾之所不礼也与門者争不
止秀吉大怒召備侯曰君為我誅之備侯曰諾出門
呼曰使自殺備侯曰諾將起又呼曰放之不可殺因
放帰故郡慶長五年常使職之如小山公曰常侯不
出兵助我豈適會津耶曰不知聞諸侯連兵而襲我
乎曰常君為人見事後必無此事公作色曰子為侯
遊説耶曰臣以誠告公安敢遊説曰然即盟曰臣所
言不出兵者所見于常君也常大國也不為無人臣
不能必其臣也公不懌見于色帰職之其九月三成
破召職之至使人問故所食備地六千石上曰達安

次卿而食六万石職之上卿不能什一何也亦使問
之曰達安所對者以私兵侵得于鄰國之地其實与
臣同受六千石于浮田氏上曰見利思義有君子之
操封之故所食高松既毀其城為田二千石甲寅与
達安等至新家時老不能騎語輿人曰戰急棄我莫
以我故取死望野田曰旗多不往来是疑兵也使見
之無人竟入仙波達安將追職之察有伏而止之無
不如言軍散後三年卒

花房正成不知何別備相越後守正幸子也与国豊
前阪崎忠家戸川秀安初推浮田直家為主者執國

政尊豊直家死子秀家為大將攻朝鮮諸將縱其下殺掠千里無烟達安[秀安子]獨務撫輯不使劫掠所部咸各帰其業給之木牌出入軍中慶長初秀家不能輯其下公為之黜花房等四臣以靜備負綱正成因于増田長盛負成達安因于前田玄以追伐會津四子咸言其所從軍秀家与三成連諸侯東向公意四子有私秀家執之既知其無貳縱令從軍誅三成封達安庭瀬三万石為世子友封正成猿懸六千石還秀家南海中秀家念正成嘗有忠于己曰我已免死託身花房氏得食稲足矣人或傳其語正成泣白上歳餉之米甲寅取備前嶋正成有功後為山田令卒負綱負成以又誅達安曾孫縫殿延宝七年四歳死國除賜弟主計五千石為後

藤田重信父曰右衛門佐重利有秩父藤田鉢方用土此時上杉氏衰北条氏康強攻侵廣境劫重利老于用土立庚子氏邦為秩父氏後弟季子氏光為右衛門佐令氏邦盡有其地久之氏康卒子氏政立會上杉輝虎死氏政弟景虎為養子与其甥景勝争立戰死氏政乃攻抜沼田居重利子重連重利前死用土氏邦聞鴝重連欲諂發重信有沼田重信懼走甲

甲君勝頼内重信于沼田号為能登守氏曰藤田既
甲滅亡如越為先鋒将有騎士三百長鳴城主戦捷
攻取大有寵于越君越君景勝拜参議以直江兼續
為従四位下重信従五位下自参議拜中納言奏兼
續為侍従重信為従四位下用事擬兼續〻〻心不
便慶長五年正月使如阪公昔曽与之居宮崎友善
名見厚遺金帛使帰諸越君朝越君聞重信受公之
金帛大怒謀欲誅之重信亡如紫野為僧上誅三成
削景勝地遣二重臣如紫野召重信〻〻謝使者曰
臣事上杉氏久矣若使臣得還米澤雖死不忘上之

德知政事正信復造重信曰上重子之義然米澤小
不足容子比復會津命侯不敢不奉命子姑従上之
命重信再拜曰請因子見上是年重信還俗封野州
万五千石甲寅（戊小田原攻鞍山）将右部居麾下白決淀天満盡竭乙
卯監榊原康勝所将諸侯兵軍散有司以康勝不伐
阪将于若江簿責重信〻〻曰康勝實欲戦臣曰阪
兵剽悍彦根侯必敗君衆之可利臣又望阪兵無紀
未着恐有伏兵于側誘我康勝許臣不進會彦根侯
勝使不及若江之戦臣之罪也然伐破別将岩田旦
臣聞阪伏兵林中其将悪重成前有功故不救而敗

阪人相媢非臣之所能任也神祖以為然事未解厭
代重信憂懼致病皮膚盡黄如諏訪治病將如高野
至猶井死無子嗣絶
平岡頼勝溝杭頼次後也父頼俊不能守溝杭如筑前
筑前侯秀秋以頼勝及稲葉正成為相委以國之政
頼勝為石見守氏曰平岡三成矯徴天下兵秀秋發
兵應之二子行諫使伐三成秀秋亦固善神祖与二
子謀守伏見〻〻守不可屠伏見如関原令二子盟
于黒田長政以頼勝男資重為質上既誅三成從秀
秋為備前侯封頼勝兒島二万石益驕不用二子之
言恣戮殺大臣二子懼禍及亡去備山岡景友數薦
之于上慶長七年秀秋卒國絶十年上封頼勝為徳
野侯三年卒子頼資立承應二年頼資卒有司言頼
資知法不得易樹子臨死發子擅立孫頼重宜削与
千石邑
史臣曰山口等數子明去就之分受顯榮之爵氏次
也義重政也烈安次也不渝職之也不貪達安知政
重信思故抑其未易得也秀秋狂悖而不与賊頼勝
等焉依語曰得士則榮失士則亡信矣哉

土井三浦青山酒井傳第三十八　巻六十三

土井利勝父曰利昌刈屋人也初尾將佐久間信盛譜水野信元殺之代為刈屋城主馳至刈屋遂辱婦女有妾孕不能遠去匿利昌家妾卒生利勝或曰神祖子也及後貴客或醉詰利勝曰何公之鬚之似神祖也利勝目客曰非所宜言明日去鬚而朝去鬚自利勝始三四十年至延宝中侍去鬚云神祖始為參公時利勝知居左右既為世子傳秀次乱世子間行之伏見咸欲由間道利勝命先驅直進曰途中有卒為天下笑且殿下不知我去孰與追之大久保忠隣

為人方正聞利勝言為公誦言其大可用慶長五年
以行人從上田之軍封小見川万石拜大炊頭十餘
年從封佐倉預政事上乞親之常遊其家神祖將于
忍聞去新田近令利勝成瀨正成適求先世遺事至
名集里長老告所以為使得記姓名生卒于尾石容
像等者及詳書地之名見于譜牒者歸報初神祖命
忠輝父事皆川廣照迨忠輝逐廣照殺相山田長門
命使父事利勝〻〻妻子長門妻兄弟也利勝以不
為恨言使督北陸軍事人稱其無私而不是其所舉
會阪事日急徃來傳語二都將左前鋒代之再反斬

首百餘級田寅部佐久間安次兄弟堀親良堀直寄
筒井正次溝口善勝高力忠房北条氏信由良貞繁
等後年部佐久間安次佐久間勝之堀親良堀直寄
高力忠房溝口善勝由良貞繁脇阪安元等天子納
上女為后令利勝与酒井忠世奉如京師此時造服
御物有司度價命工利勝曰論價則切廉非上所以
奉天子之意且其價安適藏諸工商耳尋典修內城
及起寛永寺起德廟咸以前意時出家財助工作寛
永元年為知政事三年從朝京師拜侍從十年封古
河十六万石是時大宗親政欲造便殿欲急成之參

政信綱為上画計一日畢利勝召信綱讓曰縣宮至
尊也営造重事也鳩天下之良工擇天下之良財備
有司施規矩度歳月致堅固如雕飾而後可畢功稱
美今人主欲濟其欲人臣欲奮私智不顧前右之釗
求適人主之意天下從是多事上方冨春秋而子從
其欲非人臣之節信綱大愧謝過罷上嘗上城望視
工官小吏取材治私家顧問左右〻〻未應利勝前
賀曰神祖之始遷屋傾不遑造垣頽不及補當此之
時雖賞盜〻何由至方今工官材木山積郡縣輳漕
繈至雖日盜千章守者不覚是蓋國家之極盛也臣

冒死敢賀上既廢肥後侯忠廣欲徙小倉侯忠利于
肥後利勝等數人獨聞其言出方至家中使至徧名
預議者上怒見于色不言咸惶恐不知所以然久之
責曰曩即自外入告我其語公等孰洩此語公等不
可与言我孰与言利勝又再拜賀曰臣日令奴刺問
謠言今臣退朝一人迎告臣徴小倉侯聞諸芝至家
未及解朝衣中使徴臣〻〻隨中使出戸一人告臣封
肥後聞諸駒郊縱令臣等泄此語出未及家江都中
安得聞其語且曩郎与臣等出入粗等不受臣等語
亦明矣臣惟天下以為非小倉侯無治肥後唯上亦

以為小倉侯能治肥後夫長一家者以一家之心為
己心君一國者以一國之心為己心臨天下者以天
下之心為己心今江都中聞名執政議事皆曰封肥
後是上之所慮不違民心可謂以天下之心為己心
矣臣是以再拜賀亦何疑臣等〻〻幸甚上謝曰公
等休矣非我愚戇不聞此言其轉上以寛大率此類
也是時官吏諸衛仰給大倉撒載腐敗率耗三之一
毎輙与倉吏忿相罵司農康勝言臣請除官俸不及
子孫其餘及子孫者五百石以上予之五百石之地
軍國之所用量出収諸江都其餘所在造倉以備饑

荒歳〻長吏糴故糴新致金司農供諸官之費若如
臣言州郡省轉漕之労大倉無腐敗之弁外内盡使
利勝曰神祖時臣常在左右有進此議者神祖曰而
不聞乎天下之民不如関東之民之衆関東之民不
如鎌倉之民之衆天下無車則善君夫有車則道路
塞而舟車無時至當此之時軍民不以紅腐怨有司
倉無陳粟有司何以補其息夫大不為昆虫常行春
夏持大計者不顧小故而所憂者小吏之職非國家
之憂今子之言是已不可用後元祿中遂用康勝之
計主卑民驕日就苟且粟米踊貴邑入不以時至貴

人同縱姦利操持國邑之權貴重之臣大率俛首受
制知其弊不可悛遂以為固然德宗憂之許任職者
納邑受俸去職復故云利勝侍間上問曰聞子買挑
子數十斛有乎曰有曰何為曰右河無山林苦于求
薪臣之所任吏言臣唯挑在田不害禾臣即賦民令
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花實之美然臣未之見上
曰公等有土不能一至其地可乎比無事適撫其民
執政従封一得之國自利勝始見邑壯曰神祖之訓
有之民不可急不可緩豈過緩乎何廬舎之盛人情
緩則怠〻則貪〻且侈至于流離而後止令造水獄

木馬大治囹圄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折壊不用德祖
病白知不起乎執御座刀賜之大宗盖神祖伐三成
時之刀也謂曰我有宝治天下今盡傳之利勝便居
其一云果著績大宗時寛永十五年免分月典車十
六年部松平憲良稲葉正則等築西城是年長子參
政兼親衛將利隆以病免閑門不通賓客上盃重利
勝躬臨視病拜左少將卒子利隆代侯分封二弟利
長利房各万石少弟利直半之大宗厭代利隆子會
津侯正之起陵于祖陵西万治元年致仕子利重立
利益分食万石又益二弟万石少弟五千石君子以

利隆益群弟邑為難利直為養者卒子扇助未命死
削邑之半以利房次子利毘為後延宝元年利重病
瘇卒少弟利久代侯三年卒上曰古河侯幼卒不應
置後立周防守利益為古河侯食七万石勿忘利勝
之勲憲宗立從為鳥羽侯拜謁者後復從唐津領長
崎防禦免謁者進從四位下文宗時卒子利實立利
實子利武今見為侯
利長封二万石以謁者從之光陵還封西尾益三千
石命造足利學校免謁者致仕無子養稲葉正則子
為嗣曰利忠自奏者領祠曹德宗時病免以三浦貞

次子利庸為後
利房封足利二万石為奉朝請自奏者遷參政益食
邑典茶事嚴宗末年為知政事益万五千石進從四
位下拜侍從憲宗立免移封大野卒子利治德宗時
為謁者
利勝同母妹生三浦正次其父正重刈屋人葉腐者
也正次生長于利勝家冒土井氏元和中事世子為
親衛將遷宮衛副帥封山川侯寛永十年遷參政領
親衛將五年先將如九州發諸侯之未詣軍者伐耶
蘇親餞品川之上至則賊平為上憂之馳帰白之往

未僅二十日上甚惜之以為神典宿衛法封壬生卒
憲宗時以正次孫直次為奏者遷参政忤旨免〻数
月後為奏者三年遷参政従封延岡文宗時徙刈屋
徳宗時免子明次信宗初年自奏者遷参政領東宮
官為

青山忠俊其先近江人也曾祖忠世帰参事信光王
父忠門死軍事父忠成与内藤正成為世子傅領官
騎二十五卒百人小田原平食佐間五千石従上田
之軍為江都令兼関東奉行増食万六〻千石有罪見
廢事在本多正信傳忠俊始為百砲将遷宮衛将再
従阪之軍与水野忠清争勇走敵〻破留乇王造還
上用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為世子傅神祖
甚善此選世謂之東宮三徳忠世宏遠有師表之徳
主賛成徳器雖有過失陽為不知以恥其心忠俊犯
顔強諫有時祖鼓腹曰必欲為云〻層臣而後得為
利勝循〻然和色徐言曰苟如此娯楽無幾忠俊雅
不鮮事人也然不可使忠世知也覩善思之世子竟
善納之即位有大量恵無過行三子輔翼之也忠俊
好奬抜人士雖貧寠小家子一見其面終身不忘人
以是帰之尋為知政事封岩槻五万石徳祖語忠俊

岩槻肩背之地也子以忠誠得之尋配騎卒領正門
衛大宗好舞常親舞忠俊偶入請事見大宗臨鏡治
粧直前執鏡怒曰是豈所宜為乎太上不知以欲屬
天下投于石碎之大宗不堪然未有所發當之京師
典行事比帰竟不与之言毋何奪封從今泉寛永二
年從遠小林使食千石久之悔使〻者召之忠俊曰
悔過美事也無常悪行也与有美事亭無悪行上不
可赦臣〻不可敢出設上能悛雖無臣于側猶聽臣
言也從是不出戸曰罪人不當見日上乃召其子宗俊
此時忠俊弟幸成尊貴位視知政事見宗俊布短衣
使易新衣宗俊曰臣見徵出小林家君屬臣莫易此
服見上臣不願改之既入上見蹙然改容神官衛將
遷大衛將迨世子生擢為之傳召見泣曰我今而知
子父之勲使死小林我之罪也子輔世子如子父輔
我封為小室侯曰速帰告父之靈嚴宗時益封為大
阪番守納小室于官入朝進從四位下賜宴後官延
室中致仕卒封子忠親為濱松侯從神田別殿于東
城卒弟忠重立如参致祭贈納言從丹亀山典京師
防火德宗時卒少弟俊春立俊春卒以尼崎侯成央
子忠知為嗣奏者祠曹

忠俊弟幸成少以父任為世子親信抽百砲將遷親
衛將既世子立寔為德祖拜為大藏大輔幸成善大
久保忠常會忠常病如小田原將不起馳傳往見有
司白幸成任為列將擅離所部宜免其官於是不朝
三年會代阪陰從兄著軍功復起為宮衛將封万石
遷邑衛副帥邑衛將行理官事遷為西城宮衛將代
凡典正門衛使労城阪諸侯幸成曰命使臣如阪臣
所部城門有卒無騎令臣使遠不可使家臣將領其
卒請置官騎如酒井忠勝部上不許唯置官騎一人
是歲寛永二年也九年罷之使立執政之間預聞政

發駿侯以伊奈忠治等定甲地封掛川五万石歲餘
徙封尼崎奉使定讃地幸成有氣槩務行強兵之術
与松平忠良本多政勝水野忠善等競為節儉異天
下有變立大功自耶蘇亂後五年卒子幸利代侯世
子如光陵化稲荷川上後為防火使走火莫不撲滅
宮津侯得罪以奏者使收宮津子幸督憲宗時為奏
者使收福山領祠曹三年免修住吉祠宝永七年卒
督卒子成央幼不能之國岸曲侯獨為大阪防火使
不朝江都上乃徙飯山侯于尼崎徙成央于飯山享
保二年徙侯宮津

酒井忠勝雅樂頭重忠第二之子也父曰備後守忠利小田原平論前後功食邑三千石偶里長老子忠利同名吏使革之長老以為羞曰臣自少時無毫自私先人赴事前期納租我何辜忠利止之曰以見奪名勿傷其心公聞之曰治民宜若忠利既世子善忠勝割湯沐邑万石封之父子並從上田之軍從至大津与榊原康政大久保忠隣詣門請見井伊直政默之曰上未見世子諸君不得請聞且諸君自不知有罪耶忠利知直政為忠吉之地正色曰世子不忘君父之難欲遽与軍會而前有岐阻之險後有蠭蠆之毒

不如行平地縱使子将行何路從出子之此言上之命助将子之私也上之命耶何不明言直政謝而曰臣非有它志恐天下譏之忠利曰縱令上不憚宜分別彌縫而示天下以無可間之勢然子造此語疑天下以動儲君之位子若不改忠利為國家不能愛身本多康重恐二子争相忿抉忠利去上意終解明年封田中久之徙川越為大番守元和二年忠利為世子傅益封邑忠勝為少傳讃岐守九年上如京師令忠勝領正門兵明年益封忠勝為謁者少第番守紀伊守忠吉掌覺子政令其屬衛士八十騎十人卒五

十忠利卒賜忠勝襲封邑而身前所封已多父邑通
八万七千石德祖以為任天下之職遺令為知政事
從四位下侍從兼將宮衛二軍各有翊衛居二年從
朝天子封若狹侯賜告之國還又賜万石于佐野時
上建祖廟于日光山命忠勝典護作窮極奇麗前此
未有聞也及慶安初盛祭祖廟言事咸適上之旨十
五年利勝忠勝並免分日典事二十年典讓位踐祚
之事拜左少將号為大老有言執政持異議不相得
恐害于國上憂之忠勝曰所謂下相得害于國者謂
樹黨持權者也今則不然下一令與一事各竭所見
計便不便耳不苟雷同不苟諂附所以輔上行政以
為不如是不可也若夫一人言之衆人從之何須多
置官願上勿憂上曰然言者誠謬忠勝曰唯言者言
其所見耳非有誣心願上勿罪之以示能容上以為
然不問上又憂侈靡為俗諸司諸衛貧無自給自德
祖時傾庫藏賠之厲禁甚之無能止猶引頸望上賜
與賑之忠勝曰此曹非特惰窳奢恣而已昇平百年
絶無從軍之賞子孫孳育奴婢倍前而俸祿不加也
臣請以職官之子資蔭尤高者充兩衛次者充新衛
又次者為大衛扈衛冀亦有給上從之忠勝嘗令吏

求盗吏請襲京兆之智京兆有劫賊捕之不知主名懸金購求潜勅吏佯為其黨欲告者書其側白金少其黨恐見發争詣府受賞以後者為首論之忠勝曰求盗京兆之職耳苟能捕得不問所以致之上之所以責臣異于斯求盗不得不為不任職也若必効京兆所為是教人詐也不可為天下師表時以忠勝之言為是初二祖好猿舞自関原後不親為也大宗亦不好之獨好妓樂時々親舞忠勝求美女進之侍間陰諫大宗慚遣出忠勝教子無方唯不為猿舞尾敬侯置酒請忠勝世子親舞為壽忠勝私其傅成瀨正

成曰文武之道君子終身業之何遑及此遊魂雲水之戯敬侯聞之止舞畢饗江都南有玉川至暴長時出者不得帰入者不得過人士苦之東有墨水貫都市入海或往来不通忠勝議國家方饒請為橋二水而利吏民或駁曰使國失險使細不便大車忠勝議非是忠勝曰橋如三王舟如五伯王之与伯子将何取且夫二水之於固不因橋之有亡江都亦豈特二水為險哉上曰善聽忠勝上多病委政利勝忠勝皆拜其子為参政助之時置酒其家至夜罷乞親忠勝所言多聽列侯饋遺相望門閭然雅素貴倹節於列

侯一無所受月中二三之別荘以茅葺屋傾欹不掩
風雨雖聞上將遊焉無所改造大漸時利勝前已死
以為唯忠勝老嫺于政執手屬後事遺令必告之行
嚴宗立遷大行于光陵與方上事是歲罷參政忠勝
阿部忠秋行參政事久之忠勝病不朝請罷政上從
視閱其老許之竟致仕然有大事無不預聞忠勝之
始為世子傅青山忠俊贊見之曰臣之屬忠世廷責
忠俊同列也非屬子從是子忠俊不善忠俊退忠勝
用事薦忠俊于宗俊為大阪城守宗俊謝忠勝曰是
上思子之先君已非我所能得也人以是稱之置家

丞用自奇者与能斷者相輔而行有司言人過失削
名与左右共視淺之其人不悛而後罷之大宗初朝
儀未備仙臺侯見忠勝于朝請較力欲去持臂井伊
直孝曰子不勝則我在于斯仙臺侯不勝笑曰我之
所聞也忠勝致仕次子忠直立分勝山封兄之子忠
栄列諸侯明年忠直為防火使忠勝以篝燒白使得
代篝燒免防火使自忠直始忠勝又作食交衢食人
致仕七年卒忠直憲宗初卒子謁者忠隆字伯蘊侯
歳餘免謁者忠隆謙讓禮士雖小事必下家丞貞享
元年子忠囿來自江都省父病欲巡城忠隆扶起問

起居謂曰而請上不以巡城而止是歲竟卒忠固後
為上城西郭卒敦賀侯忠稠子忠音代為侯文宗命
典韓使館德宗立三歲為謁者領祠曹視事五年免
明年為大阪畱守之任火大起民逃登城不可止或
言發砲威之忠音不可開門內之以便宜發粟二万
斗之上善之徵為知政事卒子忠存立忠存卒弟忠
用立以謁者試祠曹滿歲為真遷大阪畱守信宗時
為京兆尹

忠勝長子忠朝為參政領親衛將耶蘇起薦御史監
軍大久保忠教曰此児尚乳臭何為御史慫忠朝曰
以私忿忘公事乎負我舉薦御史使去跪忠教前曰
子如鳶巢軍年十六先登者誰忠教不能應出曰忠
勝児能言是年遷奏者忠朝好浮屠又知父嫉之稱
病不出為僧如江西父名令還俗世或誚其無行乎
父同年卒々後八年弟忠直封子忠栄為勝山侯忠
栄又好浮屠憲宗時補大衛將遷謁者兼祠曹益上
千石使視攝河築堤年三十三卒甚為上所惜子忠
亂立文宗時卒以井上政蔽子忠篤為後忠篤又以
其弟大藏嗣忠亂弟忠恒後忠篤卒子忠大幼大藏
謀代之為家丞續圖書所發忠大竟無異長補大衛

将
忠直次子右京亮忠稠分食敦賀万石為大衛将以
公事免子大衛将忠菊有四子伯之子親本叔之子
忠知前後咸承厩橋侯後仲之子忠武代父為敦賀
侯卒無子季之子忠香立又為大衛将、
史臣曰國初擇識度曠絶于世者立輔儲居而欲其
則効之也近世擇脂韋善柔不相失者何其縣絶也
慶元之間列國馳、不能就法度為輔臣者務在張
國之威忠世利勝忠俊外極尊嚴内盤規箴之實忠
俊獨犯顔而利勝忠勝漸道之善也近世以小心謹
慎為故事而怫戾之義闃無聞也蓋知其所為而不
知所以為之也官職雖備亦異于國初必得其人也

内閣文庫
内閣文庫

引馬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雜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